

校友聯絡工作的二重奏

校友
連絡
組
本
社

■童瑞年■

一、孕育已久的「北醫校友總會」，在校友們及綠杏社同仁的催生下，終將分娩。每期綠杏的發行工作，耗費周章，仍然未達至善的地步，其因泰半由聯絡不易由此可見校友會籌備之難。幾年的努力，才有一個晚產兒的降臨，全「北醫人」那個不欣喜若狂呢？它的出生，有如溫馨的晨光，透照於陰晦已久的屋舍。是的，該是曬太陽的時候了，但希望它不是短暫的，也不是錯覺的；多次失落於「幻想曲」的譜奏，使「北醫人」面對現實的勇氣已剩無幾。所能見的只是一批一批的楚囚相對，白日夢於未來。校友會的成立，無疑地，將引出北醫人所殘存的信心（這種經驗每一個皆曾嘗過，且隨着年級而等差遞減，倒無庸置述）但是，我們所希望的，並不是空喊的口號，而是形同巨手般精神感召與身體力行。當然，近幾期來的綠杏，都接受了校友們的經濟支持和鼓勵，尤其本15期更甚、旅美、加學長們的那份熱忱，闕畢「校友欄」的諸位，想是心中有所感發吧？有形的精神感召，更非抽象行為，試以一些事實為證。近三個多月來，綠杏社同仁們曾遍訪各地校友。不論是踵門求教或則書信以還，都是那麼熱切地關照，言談舉止間皆流露出一般難以形容的……，若非當事者，是無法領識的，而且那麼申述團結的重要。雖然少部份的校友會峻詞加身，但那是一種「欲擒故縱」的政策，同仁們不但對峻詞毫無誤會，反而衷心敬佩他們的匠心苦計。且由是之故，願在此向在校的同學補明，並非北醫校友不關照學弟（實習的同學有意見否？）亦非不熱心於學校行政（熱心校務者如何？）更非鄙視團結的重要（醫師訪問者亦同意吧！），而是沒有「校友會」的組織，

使每一個人的力量有如散沙，不足以礙屋，須知，滴水之無益太火，況且吾人皆知「個人的力量必須歸納於組織，才能發展；個人的智慧必須貢獻於團體，才有意義。」在此為迎接「晚產兒的降臨」，並為之祝福，願一再呼籲「該是曬太陽的時候了。」

二、校友欄是我們北醫人的感情橋樑，但畢業後行踪不明，使聯繫的工作無法推行，像似兩端擁擠的獨木橋，橋面是如此窄小，其間的交通不太流暢。影響所及，不但使橋樑的「校友欄」感篇幅不足，而且發行的工作，更是困難而不能周到。常有校友謂其畢業多年來未得一本綠杏，但是綠杏社每期總有許多存貨，不知如何處理。其間的缺貨與貨品過剩，乃肇於聯繫工作之不夠，亦即校友們下落不明。前輩校友忙於拓荒，以為後學者闢路，無暇於主動聯繫，是故責任仍應由後輩承擔。但是前任社長劉祥仁君曾於去年十月寄出一千多封回函表，收到竟不足二百，其間的差距真令人失望，竟小於十分之一，難道後輩應付全部的責任嗎？為此，本期社長蔡鏡照君曾思索良久，終魄力贊成在有限經費下，出版一本革創的「校友通信錄」，以做為拓寬橋面的準備，並以此謹代全體在校後輩向校友致謝其拓荒精神，並企能拋磚引玉，印製出一本更精美，更詳細的「師生校友通信錄」。當然，橋面拓潤後，更能加速交通的便利，校友欄的功用，也將發揮於極點，這並非奢望，可由二、三線索提供證明。在未定稿前，部份同學曾個別寫信詢及校友在欄裡發表的一些觀點，並加以討論，此若非橋樑，焉能致之乎？有一部份欲申請美、加醫院服務者，曾於初稿中（此部份稿由第一屆校友徐丕亮提供），直接寫信給各醫院的校友，問及申請種種，難道此非橋樑的功用嗎？有部份醫師訪問者曾於初稿中，獲尋在台各醫院之校友，以供訪問對象，若無此橋樑，將何以為呢？更甚者，在校學弟曾由欄中諸文而引記高昂的研討氣氛（前14期第一屆校友吳正義學長的“休克”處理便是一例），此非橋樑乎？由是，我們懇切希望我們的橋樑能更延伸，更潤大，並請校友們隨時把最新地址或情況告以「校友總會」或寄交綠杏社「校友連絡組」即可，不論公事或私事，我們皆願竭盡所能為校友服務。並引此以為榮，若有其他學長未得「綠杏」者，請轉告之，並寫信來發行組詢要，使我們服務更徹底。